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四

列傳

金 二十二

博索

持嘉喀齊喀

圖克坦烏登

實嘉紐勒歡

富察官努

博索名承裔末帝承麟兄也興定元年為元師左都監  
行帥府事於鳳翔是年詔陝西行省伐宋出鹽井屢敗

宋兵遂拔西和州克成州夷其險而還三年破虎頭關  
遂取興元及洋州宣宗大悅進博索官一階時朝議以  
蘭州當西夏衝久為敵據將遣博索復之博索奏曰臣  
近入宋境經涉險阻數千里士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  
重為是舉甚非計也不若息兵養士以備從之未幾權  
參知政事行省平涼四年夏兵三萬由高峯嶺入寇定  
西州環城為柵博索遣烏庫哩長壽等出戰大敗之先  
是夏兵數十萬分寇龕谷廊延大通諸城帝召博索等

授以方畧命發兵襲其浮橋遂趨西涼別遣將取大通  
城畧夏地博索馳至臨洮遣總管鈕祜祿古爾錦積石  
州刺史圖克坦牙武各攝帥職率兵西入攻大通克之  
因招來被脅僧俗人皆接堵如故二年冬哀宗即位邊  
事益急正大五年拜平章政事博索居西垂幾十年當  
宋夏之交雖頗立微效皆出諸將力本恇怯無能性復  
貪鄙及為相專懷尤甚嘗惡堂食不適口以家膳自隨  
國家顛覆初不恤也九年正月諸軍敗績於三峯山元

兵長驅趨汴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博索不從  
乃遣完顏莽伊蘇等部民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固京  
城功未畢而騎兵奄至莽伊蘇等皆被害丁壯無得反  
者初元兵破衛州宣宗南遷移州治於宜村渡築新城  
於河北岸去河不數步惟北面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  
重兵於此元兵屢至不能近至是棄之隨為元兵所據  
三月京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博索主西南受攻最急  
樓櫓垂就輒摧傳命取竹為護簾大索竟無所得博索

怒欲斬之員外郎張袞附所司耳語所司懷金三百兩徑往賂博索家僮果得之已而兵退朝廷議罷之博索不自安乃謂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為我撰乞致仕表時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既廢軍士恨其不戰誤國揚言欲殺之博索懼一夕數遷冬十月復起博索為平章政事畫出京計十二月車駕至黃陵岡博索奏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元兵知帝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帝

以為然時帝已遣官努將三百騎探漚麻岡未還帝將御船賜博索劍得便宜從事決東平之策明年正月朔歸德守臣以糧來餉遂就其舟以濟命博索攻衛州諸軍皆聽節制薩布謂帝曰北行議已決不可中變帝曰丞相當與平章和同完顏仲德持御馬銜苦諫曰存亡在此一舉衛州決不可攻帝麾之曰參政不知博索發自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猝無攻具及聞元兵濟自張家渡遂班師元兵踵其後戰於白公廟敗績博索等棄

軍遁

按宋史紀事本末云博索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公私皇皇人情始叛故衛州堅守

而蒙古之追無一援者以至于敗

車駕還次蒲城東三十里博索至倉

皇言於帝曰今軍已潰元兵近在堤外請聖主幸歸德帝遂登舟時夜已四更矣狼狽入歸德博索收潰兵大橋懼不敢入帝遣護衛迎之既至并其子下獄諸都尉司軍以博索不戰而退發憤出怨言帝乃暴其罪囚之七日餓死博索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捫闔中人主心遂



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  
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列將等猶以為未足  
也帝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博  
索終不悛以及於禍

持嘉喀齊喀性剛愎好自用朝廷以才幹任之宣宗時  
累遷蘭州刺史提控軍馬貞祐四年夏人圍定西輦致  
攻具將取其城喀齊喀及楊噶拉等率兵鏖戰走之興  
定元年授同知臨洮府事陝西行省奉詔伐宋喀齊喀

駐來遠寨以張聲勢二年宋兵侵臨洮喀齊喀擊走之  
三年遷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于鞏州四年夏人犯  
邊喀齊喀討之與提控烏庫哩世鮮都統王定等屢敗  
夏兵于新泉城夏人攻鞏州喀齊喀生擒夏將訊知其  
謀飭兵嚴備俄而兵至搏戰却之殺傷以萬計夏人拔  
柵而去喀齊喀伏甲要地邀之復躡其後斬首甚衆以  
功遙授平西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元將蒙古布哈攻鳳  
翔朝廷命喀齊喀將兵援之二年元兵及夏人步騎數

十萬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皆其營柵攻城甚急喀齊喀盡力禦之是歲升簽樞密院事哀宗即位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八年鄧州馳報元兵破峽峯關由金州東下院官同奏元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

帝太息曰敵至不能迎戰徒自保何以為國乃詔哈達  
布哈等屯軍襄鄧九年兩省軍潰于三峯山元兵進薄  
京師三月庚子議曹王出質元兵北行蘇布特攻城既  
有納質之請即云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則退不然不  
罷也

按續綱目曰金主遣曹王額爾克為質請和蘇布特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與本傳語異

癸卯曹王出詣軍前元兵併力進攻喀齊喀先以守鳳  
翔自誇及是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語言失措面無  
人色凡十六晝夜始罷攻喀齊喀以大兵退議入賀諸

相皆不欲獨喀齊喀以守城為己功持論甚力權參政  
內族色埒曰城下之盟諸侯以為恥況以罷攻為可賀  
歟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何為不喜會學士  
趙秉文不肯撰表議遂寢是月喀齊喀罷樞密有投匿  
名書於御路云副樞喀齊喀總帥薩哈參政恩楚皆國  
賊朝廷不殺衆軍亦須殺之衛士以聞薩哈飲藥死恩  
楚稱疾不出惟喀齊喀坦然若無事者帝亦無所問由  
是軍國之事盡歸喀齊喀矣是年

按天興元年即正大九年也本傳已書九

年矣於此復紀天興元年易涉蒙案今改正

七月

歸潛志作八月

權參知政事色埒

恒山公武仙合軍自汝州入援詔以喀齊喀為樞密使  
統京城軍萬五千應之八月駐於近郊候益兵乃進屯  
中牟古城凡三日聞色埒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言者  
謂喀齊喀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逗遛不進終則棄軍先  
遁不斬無以謝天下帝貸其死免為庶人籍其家以賜  
軍士會元將蘇布特遣人招之喀齊喀即治裝欲行崔  
立邀餞于省贐以白金二百明日復詣省別立方對語

適歸德行省文書至傳哀宗語諭曰卿朕老臣中間雖廢出未嘗忘卿今崔立為變卿處舊人尚多若能反正與卿世襲公相立怒叱左右繫之獄斬之

圖克坦烏登不知其所始累官中京留守招亡命千人號熊虎軍剽掠南鄙宋人亦時時報復邊民騷動烏登資性深刻而好設耳目凡諸將官屬下及民家細事令親暱日報之務為不可欺天興元年正月元兵入饒風移烏登行省闔鄉以備潼關圖克坦伯嘉為關陝總帥便

宜行事會召烏登入援遂與潼關總帥納哈塔和碩泰  
藍總帥完顏重喜高平都尉苗秀蕩寇都尉珠嘉茂振  
武都尉張翼及虎威鷹揚葭州劉趙二帥軍十一萬騎  
五千盡撤秦藍諸隘備從號入陝同華閭鄉軍糧數十  
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聞元兵近糧皆不  
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食粟游騎至  
殺掠不勝計又遣陝州觀察副使穆延蘇頁以船往運  
潼關閭鄉糧行及靈寶北河夾灘會元將古魯罕扎攻



義軍張信侯三水寨不克蘇頁船至即降元兵得之遂破侯張初烏登發闡鄉拜天賞軍人白金三兩將校有差又日造銀器及兵幕牌印庫藏一空欲劫民財以資軍蘇呼諫之而止有李先生者諫曰元兵今在河南河北空虛可先取衛州出其不意彼必分兵北渡京師即得少寬相公入援亦易為矣烏登大怒謂泄軍機斬之遂行軍士各以老幼自隨商賈亦從遷避婦女皆嫁士卒竟亦有強娶奪者是日軍出兩東門不遵洛陽路由州

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諸帥皆叛去山路積雪  
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幼稚哀號盈路至  
鐵嶺元兵絕其歸路金兵已數日不食困憊不支完顏  
重喜先降元軍斬於馬前鄭侗劫苗英降英不從殺之  
攜其首以降於是士卒大潰烏登和碩提數十騎走追  
騎擒得殺之是役也盪寇鷹揚諸都尉及西安金雞等  
軍脫走者百才一二蘇呼竄歸有報圖克坦伯嘉迎之  
陝州自軍出日有逃還者伯嘉皆撫納之軍稍振七月

復召伯嘉入援以權西安軍節度使阿布哈努色爾代之鞏昌知府元帥完顏呼沙呼入陝州詔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尋召呼沙呼赴南陽留山寺又以努色爾權參知政事行省時趙偉為河解元帥屯金雞堡軍食盡屢白陝省無糧可給乃自往永寧勸喻偉頗為小民所信往往獻糧或導其發藏南縣把隘軍提控以偉橫恣言於行省行省遣趙提控者權元帥守永寧元村寨偉還金雞元兵已破元村寨偉攻解州不能下密遣總

領王茂入陝州乘夜召偉軍八百渡河入城劫殺行省  
以下官屬二十一人誣奏努色爾等謀反朝廷知其寃  
而莫敢詰就授偉元帥左監軍明年三月降于元偉之  
變絳州錄事張升謂知識者曰我本小人受國家恩不  
能從反賊赴水死及圖克坦伯嘉鄭西之敗間道入京為  
帝言鐵嶺敗狀於是籍重喜和碩烏登家貲暴烏登為  
罪首榜之通衢

實嘉紐勒歡本名實祿興定三年為元帥右都監行平

涼元帥府事上言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阻  
當夏人往來之衝明年春當城鎮戎彼必來撓乞徵旁  
郡兵聲言防護且令鄜鞏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  
掣其肘臣領平涼之衆入攻其心腹則鎮戎可城而彼  
亦不敢來犯又所在官軍多河北山西失業之人家屬  
仰給縣官每患不足鎮戎肥沃平行若授以荒田使耕  
且戰則縣官省費而食亦足矣其餘邊郡亦宜一體措  
置帝嘉納焉遷昌武軍節度使又言商洛重地西控秦

陝東接河南軍務繁密宜選才幹士為防禦使攝帥職以鎮之舊來諸監守禦官並從帥府辟置多其親暱殖產營私當代又復保留為害最甚宜令樞府選舉以革其弊又州之戍兵艱於餽運合依屯田以免轉輸又每年防秋諸監守者不過數十人餘盡屯保安石門大荊洛南為應援相距遠至百里倉猝豈能徵集宜近監築營徙見兵居之以待緩急又南邊所設巡檢十員兵卒千人此乃平時以詰姦細者已有大軍宜悉罷去朝廷

略施行之正大九年以行樞密院事守歸德元將特默  
盛來攻提控張定夜出斫營發數砲而還定平日好談  
兵紐勒歡令自募一軍使為提控小試而勝上下遂恃  
以為可用元軍中有獻決河之策者主將從之水從西  
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道城反以水為固圍稍緩

天興二年帝至歸德時城中止有馬用一軍七百人

哀宗紀作

二百八十餘人

官努忠孝軍四百五十人河北潰軍至者皆縱

遣之

按宋史紀事本末云時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紐勒歡懼不能給乃遣令出城及就糧于徐陳

宿三州是縱遣官軍致富察官勢之變  
者紐勒歡也本傳不載其謀謹識于此帝時召用計事

而不及官努故官努有異心朝廷知兩人不協恐生變  
命宰相錫宴省中和解之用遂撤備官努乃以兵攻用  
殺之遂驅紐勒歡至言自車駕到上供不給汝罪何辭  
擁至其家檢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即提兵入見言  
實嘉紐勒歡等反臣殺之矣帝不得已就赦其罪且暴  
紐勒歡之惡後其姪大安入蔡上言求湍雪帝乃復其

官



富察官努少嘗為元兵所虜後自拔歸收充忠孝軍萬戶月給甚優日與羣不逞博為有司所劾詔勿問伊喇布哈攻平陽官努請行論功第一遷提控三峰山之敗走襄陽說宋制使以取鄧州自効已而知汴城罷攻復謀北歸遣伊喇瑠格說鄧帥聶赫稱欲劫南軍為北歸計瑠格以情告聶赫聶赫欲就甕城中擒之官努知事泄乃縛忠孝軍提控姬旺詐為唐州太守械送北行因得入汴或言其出入南北軍行數千里不懼智略可取

使權副都尉未幾提軍數百馳入元軍獵騎中生挾一  
回紇而還又以軍至黃陵幾獲鎮州大將於是中外皆  
以為可用遂拜元帥統馬軍天興元年十二月從哀宗  
北渡平章博索率諸將戰官努功居多及渡河朔惟官  
努一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明年正月帝至歸德知府  
實嘉紐勒琿以軍衆食寡請令河北潰軍至者就糧徐  
宿陳三州親衛軍亦遣出城就食帝不得已從之乃召  
諭官努曰紐勒琿盡散衛兵卿當小心是時惟官努忠

孝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留府中用本果毅都尉帝至歸德始升為元帥又嘗召之謀事而不及官努故官努始有圖用之志官努既總兵柄私與國用安謀欲邀帝幸海州不從又請北渡再圖恢復紐勒琿沮之自是有異心矣帝竊憂之以馬軍總領赫舍哩阿里哈內族錫馨陰察其動靜二人知官努不能制反泄帝意官努遂殺馬用紐勒琿遣都尉馬實劫直長把納紳於帝前帝擲劍於地曰且留侍我實不敢迫而退凡殺朝

官左丞李蹊已下三百餘人軍將禁衛民庶死者三千

郎中完顏呼喇勒都事冀禹錫赴水死

按原史此下附冀禹錫傳今改

作專傳歸忠義門此從刪

帝不得已赦其罪以為樞密副使權參知

政事初官努之母為元兵所得至是帝命因其母請和

官努密與元將特默岱約欲劫帝以降特默岱信之還

其母乃日往來講議帝密令以金銀牌與其來使勿令

還營因知王家寺大將所在故官努畫斫營之策五月

五日祭天陰備火槍戰具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

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外隄邏卒遂至王家寺四更接戰初小却再進官努以小船分軍伍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元軍不能支即大潰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柵而還遂拜官努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兵既退官努入亳州留錫馨總其軍帝御照碧堂無一人敢奏對者日自悲泣於是密謀誅官努再召之還諭以幸蔡事官努憤憤而出帝決意誅之復召議事奉御鈕祜祿溫綽伏照碧堂門間官努進見從後刺

其助遂殺之忠孝軍間難皆掇甲帝親撫慰以安反側  
初官努嘗從內族色埒默過蔡知備禦不及睢陽力爭  
幸蔡議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努為無君諷  
帝早為計遂誅之後遣烏庫哩布希如蔡還言其城池  
兵糧果不足恃上已在道無可奈何及蔡受兵始悔不  
用官努之言特詔尚書省月給其母妻糧俾無失所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五

列傳

金 二十三

苗道潤

王福

伊喇重嘉努

武仙

張甫

靖安民

郭文振

胡天作

史詠

張開

燕寧



苗道潤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宣宗遷汴河北土人  
往往團結為兵或為羣盜道潤有勇畧能得衆心累戰  
有功畧定城邑遣人詣南京求官封宣宗召問河南轉  
運使王擴擴對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為度道潤得衆  
有功因而羈縻使自為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  
何不可為於是除道潤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累功遷  
中都路經畧使前後撫定五十餘城興定元年詔道潤  
恢復中都以山東兵益之道潤奏去年臣遣總領張子

明招降蠡州通吉齊錦近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伊喇特爾格移軍蠡州襲破子明軍臣將提兵問罪重以特爾格自拔來歸但避之而已今欲復取都城乞無罪特爾格直令受臣節制庶可集事宰相奏二人不協不可相統屬完顏寓行元帥府事以和輯之初道潤與順天軍節度使李琛不相能琛遣兵攻滿城完州道潤軍拒戰殺琛兄榮及弟明等奏琛以衆叛琛亦奏道潤與潞州提控烏凌阿烏登日謀侵害殺臣兄弟將為後患

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不相統攝並聽帥府節制仍遣  
官增減諸路兵力使權均勢敵無相併吞則百姓安農  
畝矣廷議令山東行省樞密院諭琛行省在彼自當俱  
聽節制何待帥府土兵本以義團結且耕且戰今乃聚  
之城寨遂相併吞百姓不安皆由官長無所忌憚使之  
然也以後嚴為約束依時樹藝無致生事有詔道潤與  
伊喇特爾格合兵撫定河北既而道潤與賈全賈瑀互  
相攻擊賈瑀詐約和道潤信之遂伏兵刺殺道潤朝廷

不能問經畧副使張柔因攻賈瑀殺之道潤死提控靖  
安民代領其衆自後乃封建矣初貞祐四年司諫珠嘉  
直敦乞封建河朔詔尚書省議事寢不行興定三年太  
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  
利者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為滄海公河間路招撫使  
伊喇重嘉努為河間公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山公中  
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為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  
民為易水公遼州從宜耶文振為晉陽公平陽招撫使

胡天作為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為上黨公山東  
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  
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  
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

王福本河北義軍積戰功累遷滄州經畧副使興定元  
年福遣提控張聚王進復濱棣二州以聚攝棣州防禦  
使進攝濱州刺史久之福與聚有隙聚以棣附於益都  
張林三年福上言滄州東濱滄海西連真定北備元兵

乞選重臣為經畧使得便宜從事以鎮撫軍民朝廷以  
福初率義兵復滄州有衆萬餘自雄一方與張林張聚  
鄰境今利津已破遼東道阻且其意本欲自為因而授  
之可使招集濱棣之人通遼東音問乃以福為本州經  
畧使仍令自擇副使四年封為滄海公以清滄觀州鹽  
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蓆縣隸焉四月  
紅襖賊李二太尉寇樂陵棣州張聚來攻福皆擊却之  
李二復寇鹽山經畧副使張文與戰大敗之後張林與

張聚日來攻掠滄州危蹙遂納款於林東平元帥府請討福朝廷以防秋在近乃止

伊喇重嘉努積戰功累官河間路招撫使賜姓完顏氏興定四年封河間公以獻蟲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焉興定末所部州縣皆不可守元光元年移屯信安本張甫北境張甫因奏地當衝要乞權改為府以重之詔改為鎮安府與甫合兵復取河間府及安蟲獻三州明年同保鎮安各當一面別遣

總領提領孫汝楫楊壽提控袁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  
鎮安未幾重嘉努奏鎮安距迎樂垵海口二百餘里實  
遼東往來之衝甫有海船在鎮安西北可募人直抵遼  
東以通中外之意今擬應募者特遷忠顯校尉授八品  
職仍賞寶泉五千貫官職已至忠顯八品以上者遷兩  
官升職一等回日再遷兩官升職二等詔從之

武仙

續通鑑  
作武善

威州人嘗率鄉兵保威州又破石海於真

定興定四年累遷知真定府兼經畧使無何封恒山公



以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樂城南宮  
縣隸焉兄貴亦為安國軍節度使史天祥擊之與仙同  
歸元仙與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積不相能懼天倪  
圖已嘗欲南走宣宗招之正大二年賊殺天倪復以真  
定來降元將薩納台討擊之仙乃奔汴五年召見復封  
恒山公置府衛州七年衛州被圍內外不通詔平章政事  
哈達樞密副使布哈救之徙仙兵屯胡嶺關扼金州路  
八年元兵涉襄漢哈達布哈駐鄧州仙由荊子口會鄧州

軍天興元年哈達布哈敗績於三峯山仙遂走南陽收潰  
軍得十萬人屯留山及威遠寨立官府聚糧食修器械兵  
勢稍振三月汴京被圍擢為河南行省詔與鄧州行省  
色埒合兵入援至密縣東遇元將蘇布特兵仙即按軍  
蒼山店報色埒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不然敗矣色埒  
急欲至汴不聽行至京水元兵乘之不戰而潰仙走還  
留山哀宗詔曰色埒不知兵向使從卿阻澗之策豈有  
敗哉軍務一以付卿戮力一心以圖後舉十一月復召仙

仙不欲行乃上疏陳利害請緩三月生死入援洪果薩  
哈降元蘇布特署守裕州薩哈詐以書約仙取裕仙信  
之薩哈與元兵夾擊敗仙於柳河仙走聖朶寨時哀宗  
在歸德遣修撰魏璠問道召仙仙閱兵選鋒尚十萬璠  
曰主上旦夕望公不宜久留此仙怒幾殺璠璠還歸德仙  
奏請誅璠哀宗不聽已而聖朶乏食仙徙軍鄧州仰給  
於鄧州總帥伊喇璦璦宋史紀事本末作璦璦畏逼以女女仙仙  
不疑納之乃還順陽璦終疑仙舉城降宋按續通鑑武仙次順陽與

武天錫伊喇瓊相特角謀迎金主入蜀宋孟珙逼天錫壘斬之武仙敗走瓊孤立而懼乃降與本傳異 宋

孟珙來襲仙迎擊大敗珙兵懼復來徙浙川之石穴時  
哀宗在蔡州遣近侍烏頁責仙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  
家危難至此忍擁兵自恃坐待滅亡耶將士聞之相視  
哽咽皆願赴難仙懼衆心有變乃殺馬牛歃血盟誓不  
負國家衆乃大喜復謂衆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恐不  
能到且蔡不堅守縱到亦無益近覘宋金州百姓據山  
為柵廣袤百里積糧三百萬石今取此為根本然後趨

蔡迎帝西幸未晚也衆未及應即令戒行李取浙川沂  
流而上路險水悍溺死不可勝數軍士絕食亡者八九

仙進退失據遂謀北走

按續通鑑紹定六年孟珙大敗  
武仙於馬磴山時仙徙石穴分

據九砦珙六日破其七分兵進攻遂破石穴連敗之仙  
與五六騎遁去本傳第言進退失據而不詳其事恐有  
遺漏行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曰吾等知仙不卹國家久

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

若不得到蔡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也既去仙追玠殺

之芝至南陽為土賊所害明年蔡州破將士大怨皆散

去仙從十八人北渡河趨澤州為戍兵所殺

張甫初歸順元涿州刺史李奇嚙招之興定元年與張  
進俱來降東平行省蒙古綱承制除甫中都路經畧副  
使二年甫與永定軍節度使賈全不協以兵相攻朝廷  
怪奇嚙不能和輯詔綱講睦綱奏張甫本受奇嚙招降  
情意厚善今遣同知安武軍王郁先與奇嚙議所以平  
之者然後可詔從綱奏未幾全復捕甫部民殺甫參議  
官邢瑋甫率兵攻之全敗走自縊甫請符印以安輯部

衆詔與之無何李奇嚙歸元甫為中都東路經畧使三年甫奏真定兵衝乞遣重臣與武仙併力守之不報及真定不守甫復奏權元帥右都監柴茂保冀州水寨孤立無援乞益兵助之四年封高陽公以雄莫霸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焉元光元年賜姓完顏二年張進累遷元帥左監軍亦賜姓完顏靖安民永興人初充義軍隸苗道潤麾下累功遷中都路總領招撫使興定二年道潤死行省侯摯承制以李

奇魯權中都路經畧使道潤之衆不服願得安民代之  
三年分雄霸以東為中都東路奇魯領之易州以西為  
中都西路安民領之俱任經畧使四年安民上書曰苗  
道潤撫定州縣五十餘城為西京路經畧使劉鐸嫉其  
功竟以陰謀賊害鐸又令劉智元等掠鎮撫孫資招撫  
楊德勝家口若鐸常居此恐致敗事鐸亦遣副使劉璋  
詣南京自訴言安民冒濫封拜誘惑人心強抑總領馮  
通王彥暉等杖劉智元殺杜貴事建議以鐸本行招誘



逋亡今乃與安民互相論列起爭端苗道潤死安民實代領其衆彥暉等軍本隸道潤當聽安民節制乃召鐸還頃之封安民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州季鹿三保河北江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懽谷東安寨隸焉十月安民出兵至礬山復取檐車寨元兵圍所居山寨提控馬豹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安民及經歷官郝端不肯從遂遇害詔贈金紫光祿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二年進士累官遼州刺史

深得衆心興定三年權元帥左都監

宣宗紀作  
右都監

行河東

北路元帥府事招降太原東山二百餘村得壯士七千

分駐防秋與張開合兵復取太原四年上疏曰河朔自

用兵後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得志瓜分

角競以相侵攘乞行帥府擅請便宜朝廷因而撫之假

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陝西行省路遠道梗

卒難聞知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懼自平陽城破以來河

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但令伊喇行報而已  
所司勞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臣夙夜  
憂懼乞分遣公廉之官徧詣訪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實  
澤潞等處糧廣民衆地多險阻乞選重臣復置行省皆  
聽節制上下相維則國勢日重姦惡不萌矣時澤潞已  
詔張開規畫不能盡用其言但令南京兵馬使珠嘉賽  
音行帥府於懷孟而已是歲封晉陽公河東北路皆隸  
馬丈振復奏武仙所統境土甚大雖與林州元帥府共

招撫之乞更選州縣官同與安集臣所統嵐管隄石寧  
化保德諸州境土濶遠不能周知利害葭州刺史瓜爾  
佳芬徹智勇過人深悉河東事勢乞令行元帥府事或  
為本路兵馬都總管與臣分治詔皆許之上黨公張開  
以厚賞誘文振將士頗有亡歸者詔分遼潞粟賑太原  
饑民文振奏其事詔遣使慰諭之文振又請分上黨粟  
以贍太原詔與張開計度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帥府惟  
良得罪召還文振奏惟良在林州五歲政尚寬厚大得

民心今茲被召軍民遮路泣留其去未幾義士之衆作  
亂逐招撫使康瑋乞遣還為便不許又奏乞起前平章  
胥鼎行省河北諸公府帥府並聽節制詔諭百姓使知  
不忘遺黎之意然後以河南陝西精銳併力恢復不報  
二年詔文振應援史詠復河東是歲遼州不能守徙其  
軍於孟州部將汾州招撫使王遇與孟州防禦使納喇  
蒙古勒不相能復徙衛州然亦不可為軍迄正大間寓  
於衛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以鄉兵守禦本州累功授管州  
刺史興定二年平陽失守三年復取之天作言汾潞皆  
置帥府平陽大鎮今稍完復州縣不下十萬戶復業者  
相繼不絕過汾潞遠甚宜一體置之乃以天作充便宜  
招撫使四年封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焉天  
作守平陽屢有功詔錄其子定格為奉職元光元年青  
龍堡危急詔遣瓜爾佳實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次  
彈平寨東三十里不得進知府事珠格和色哩總領提

控王和各以兵歸順於元兵民皆潰執天作出降詔誅  
和色哩子定格應承如故天作已受元官招撫懷孟之  
民定格聞之自經死贈信武將軍睢州同知詔張開郭  
文振招天作天作至濟源欲脫走先遣人奏表南京元  
將惡其反覆遂誅之宣宗以史詠權行平陽府事後封  
平陽公平陽破獲詠父祚母蕭氏使招詠祚自縊蕭氏  
逃歸詠妻梗氏亦自死贈祚榮祿大夫京兆郡公諡成  
忠蕭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賜號歸義梗氏贈京兆郡夫

人謚義烈未幾詠乞內徙徙解州河中府

張開景州人至寧末河北兵起開團結鄉兵為固守累  
功遙授同知青州防禦事貞祐四年率所部復取河間  
府及滄獻二州十有三縣又復青州遷觀州刺史權經  
畧使賜姓完顏觀州糧盡徙軍輝州乞麥種三千石驢  
羸三百戶部不與御史臺奏聞自觀州轉戰來此久著  
勞績欲令其軍耕種自給有司計小費拒不與乞斷自  
宸衷詔與之是歲潼關不守被召入衛南京興定三年



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四年封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焉  
元光元年復取高平縣及澤州二年大戰壺關有功既  
而潞州危急開乞升澤沁二州為節鎮以重守禦詔以  
澤為忠昌軍沁為義勝軍正大間潞州不守開居南京  
部曲離散與匹夫無異天興初起復與劉益為西面元  
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攻衛州敗績於白公廟時  
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收潰兵從衛不果遂與承裔  
西走皆為民家所殺初置公府開與武仙最強後駐兵

馬武山遣人間道請糧用事者靳之止給二千石開置  
酒召諸將曰頃以糧竭為請祈二萬而得二千是君相  
不以武仙輩待我也時郭文振處開西北當兵之衝  
民貧地瘠開又不奉命以糧賑文振軍文振窮竄開勢  
愈孤以至於敗

燕寧初為莒州提控守天勝寨與益都田琢東平蒙古  
綱相依為輔車之勢山東雖殘破猶倚三人為重紅襖  
賊五公喜據注子垵率眾襲據沂州寧擊走之遂復沂

州招降胡七胡八引為腹心賊中多欲降者興定四年  
封東莒公益都府路皆隸焉五年以保全東平功遷金  
紫光祿大夫還天勝戰死綱奏寧克盡忠孝雖位居上  
公祖考未有封爵沒後老稚無所衣食乞降異恩以勵  
節義之士詔贈故祖臯銀青榮祿大夫祖母張氏范陽  
郡夫人父希遷金紫光祿大夫母彭氏繼母許氏妻霍  
氏皆為范陽郡夫人族屬五十二人皆廩給之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六

列傳

金 二十四

白華

錫默愛實

完顏納紳

聶天驤

持嘉烏紳

圖克坦伊都

鈕祜祿經實

王賓

鈕祜祿納紳

烏庫哩鎬

張天綱

白華字文舉，廣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初為應奉翰林文字，累官樞密院經歷。正大二年，武仙以真定來歸朝廷，方經理河北。宋將彭義斌乘之，遂由山東取邢、洺、磁等州。華上奏曰：「元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寬。今彭義斌招降河朔郡縣，寢及真定，宜及此大舉以除後患。」時院官不欲行，即遣華相視彰德、實、濟之也。事竟不行。三年，集百官議。和宋時，夏全自楚州來奔，詔問全所以來。華具奏因是為帝所知。全至後，盱眙楚州王義深、張惠、范成進。

相繼以城降和宋議寢五年增築歸德城擬工數百萬  
遣華往相役見行院溫扎辛語以民勞朝廷愛養之意  
減工三之一六年以華權樞密院判官帝以李全據楚  
州諭忠孝軍總領富察鼎珠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刁  
壁及華招之華對曰李全何足介懷所慮者元兵方強  
耳今元方有事未暇南圖一旦事定必來攻矣與我爭  
天下者此也為今計者姑養士馬以備北方帝沉思久  
之明日遣鼎珠還屯尉氏時北兵欲攻河中而衛州帥

府與恒山公府並立慮一旦有警節制不一欲合為一  
又恐其不和命華往經畫之

按哀宗紀載經畫衛州事在正大五年

如期

而還奏曰元軍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下秦川則何以救當一戰摧之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之險隘帝以為然七年慶陽圍解華奏凡今之計兵食為急除密院已定忠孝軍及馬軍都尉司步軍足為一戰之資此外應河南府州亦須簽揀防城軍秋聚春放依古務農講武之義各令防本州府城無致他日為

資敵之用五月華真授樞密判官元軍自去歲入陝西  
翔翔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砦柵六十餘所已而攻鳳  
翔金軍自閬鄉屯至澠池兩行省晏然不動宰相台諫  
皆以樞院瞻望逗遛為言京兆士庶橫議蜂起以至諸  
相力奏帝前因遣白華與右司郎中瓜爾佳巴喇瑪道宰  
相百官所言論兩省以帝意華等觀二相見元兵勢大  
皆有懼心還奏之帝曰我固知其怯不敢動矣八年元  
兵陷鳳翔至河中慶善努報糧盡將棄京兆而東華奏



為今計者與其就襄漢禦之諸軍北到可行半月不若徑往河中一日可渡此如得利彼襄漢軍馬必當遲疑不進矣未幾哈達自陝州進奏帖亦為此事帝甚喜布哈時在洛陽驛召至帝問河中可擣否布哈言我兵騎雖多計皆冗雜元兵少而精無非選鋒我軍北渡彼必屯輜重於平陽之北匿其選鋒百里之外故我師渡然後斷我歸路恐不得利召哈達至亦言河中之事與前日上奏時勢不同不敢自主議遂寢十二月河中府破

九年京城被攻兵退改元天興併樞密院歸尚書省華  
退罷十二月朔帝遣近侍局提點伊喇寧古即白華所  
居問計將安出華附奏車駕當出就外兵可留皇兄荆  
王使之監國任其裁處如此則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  
秋紀季入齊為附庸之事於是復起為右司郎中召諭  
之曰親巡之計已決但所往羣議未定有言歸德四面  
背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可沿西山入鄧或言不如取陳  
蔡路轉往鄧下卿以為何如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食

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沿西山入鄧既汝州有蘇布  
特斷不能往以今日事勢止有背城力戰與之一決外  
可激三軍之氣內可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計人心  
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帝不能決尋召完  
顏正大等議遂以二十五日啟行二年正月朔帝就歸  
德餽船北渡至蒲城與元軍接戰莫能支遂擁帝登舟  
軍資一切委棄元軍逼之兵遂潰帝至歸德崔立以汴  
京降時寧古之兄瑗為鄧州節度使召鄧兵入援既至

以事久不濟淹留於館會瑗以鄧入宋華亦從至襄陽  
宋署為均州提督後范用吉送款於元華因而歸元士  
大夫以華夙儒貴顯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為貶云用吉  
者本姓富珠哩名玖珠初歸入宋未幾納款於元後家  
人誣以欲叛為同列所害

錫默愛實字正之策論進士累官翰林直學士天興元  
年正月以點檢瓜爾佳薩哈為總帥率步騎三萬巡河  
渡命宿直將軍內族長樂監其軍行至封丘而還明日

元兵

本史及弘簡錄俱訛作金兵今改正

遂合於是愛實上言薩哈統兵

三萬本欲乘元兵遠至喘息未定而擊之出京纔數十里不逢一騎已畏縮不敢進設遇重敵其肯用命乎乞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又言衛紹鎬厲二王家屬防護之嚴過於獄犴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永無伉儷之望在他人尚不忍況骨肉乎哀宗感其言始聽自便未幾有青城之難愛實憤時相非人嘗累數曰平章固權市恩擊丸外百無一能丞相薩布菽麥不分

即謂乏材亦不至此人為相參政喀齊喀廳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令兼將相右丞延扎舒魯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患難之際倚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於是舒魯罷相薩布乞致仕而博索喀齊喀不恤也時京城雖罷攻以害唐慶絕和議命轉運使完顏珠赫等括京城粟前御史大夫內族哈昭與左丞李蹊總其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內族完顏玖珠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

內有蓬子三升玖珠執以令於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  
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糝以自食非敢為軍儲也不  
從竟死杖下京師聞之股栗或白於哈昭昭曰花不損  
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當時皆  
莫敢言愛實奏言罷括粟則改虐政為仁政散怨氣為  
和氣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蕭然死者相枕  
貧富束手待斃而已帝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  
者愛實歎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博諾所告又

近侍干預朝政將相大臣不敢與抗愛實奏曰自古僕  
御之臣必選擇正人今不論賢否惟以世胄或吏員為  
之以使令之賤役預社稷之大計此輩果何所知乎章  
既上近侍泣訴曰愛實以臣等為奴隸置至尊於何地  
耶帝益怒送有司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從容開釋乃赦  
之出為中京留守後不知所終

完顏納紳字正甫蘇呼弟也策論進士累官吏部侍郎  
命鞠近侍張文壽仁壽李麟之受敵饋遺得其姦狀皆



斥去朝論快之再使元以勞拜參知政事天興元年元兵駐鄭州遣使招降納紳往乞和不許攻汴益急哀宗議親出捍禦以納紳兼樞密副使完顏薩尼雅布權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十二月辛丑帝出京以兵部侍郎李辛跋扈密諭納紳等羈縻之帝既行納紳等召辛辛懼謀欲出降踰城而走納紳等遣人追斬之汴民以帝親出師日聽捷報且以二相持重幸以無事俄聞軍敗衛州蒼黃走歸德民大恐時汴京内外不通米升

銀二兩殍者相望搢紳士女多行乞至有自食其妻子者及歸德遣使迎兩宮人情益不安于是民間有立荆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而二相皆不知也二年正月丙

寅

原文作戊辰因下文再紀戊辰與歸潛志及本紀相符故此處從改

省令史許安國詣

講議所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白納紳納紳曰此論甚佳可與薩尼雅布議之好問以告且言曰民間洶洶相公何以處之薩尼雅布

曰吾二人惟有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薩尼雅布曰我知之矣即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計議有父老七人陳詞云云納紳拱立無語獨薩尼雅布反覆申諭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之且繼以涕泣明日西面元帥崔立為變率甲卒橫刀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為慮何也二相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

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納紳及左  
司郎中納哈塔德暉等餘見崔立傳

聶天驥字元吉五臺人至寧元年進士興定初為尚書  
省令史時胥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獨天驥不少假借  
尋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使賀正旦互市於會同  
館外戚有身貿易於其間者天驥上章曰大官近利失  
朝廷體且取輕外方遂忤太后旨出為同知汝州防禦  
使事尋知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遣宿州衛總

帥約赫德救之以天驥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帥守邠州  
帥欲棄州而東天驥力勸止之不從帥坐逮天驥降職  
尋有訟其寃者即召為開封簽事崔立之變天驥被創  
甚臥一十餘日其女舜英謁醫救療天驥歎曰吾幸得  
死兒女曹乃尚欲我活耶竟鬱鬱以死舜英葬其父明  
日亦自縊有傳天驥沉靜寡言不妄交起於田畝能以  
雅道自將踐歷臺省若素宦然人多自以為不及也  
持嘉烏紳字大用上京人當襲其父穆昆不願就中明

昌五年策論進士累官監察御史言諸王駙馬至京師  
和買諸物失朝廷體有詔禁止遷鎮南軍節度副使息  
州刺史耕鞠場種禾兩禾合穗進於朝特詔褒諭丞相  
高汝礪嘗薦其才可任宰相元光二年正月召為戶部  
侍郎未幾權參知政事二月為戶部尚書正大元年拜  
尚書右丞哀宗欲修宮室烏紳極諫至以臥薪嘗膽為  
言帝悚然從之內族薩哈連有定策功帝倚信之烏紳  
諫曰薩哈連姦諛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帝悔

悟出為中京留守朝論快之五年致仕居汴崔立之變召家人付以後事望睢陽慟哭以弓弦自縊而死子棟齊沒於兵間

圖克坦伊都不詳其履歷累官延安總管正大九年行省徐州時慶善努撤東方之備入援未至睢州徐邳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率本軍降元兵於永州元兵守張盃渡伊都到官才三日懼兵少不能守即令伊喇長壽率甲士千人迎元兵長壽軍無紀律元兵掩之一

軍皆覆徐危甚伊都籍州人及運糧婦兵得萬人元兵  
傅城燒南關而去侯進既降元引軍千人來襲坎南城  
上守者皆散走伊都聞之不及甲率夜直兵三百由黃  
樓而南力戰禦敵軍勢稍振復奪張孟渡敗蕭縣破白  
塔救被俘老幼五千還徐既而進亡命駐靈壁政興亦  
慮為元所害窮窘自歸伊都撫納之興留徐政還邳州  
伊都資稟仁厚二子兩侄為軍將頗侵漁軍民青州人  
王祐為婦兵總領伊都常倚之雖有過不責以故祐橫



恣與張祚李閏豐紳成進忠輩乘軍政廢弛夜燒草場  
作亂時張興臥病祐恐事不成起興與同行伊都疑左  
右皆叛挈妻子縋城而出張興推祐為都元帥

按本史紀哀宗

紀載豐紳據徐州推張興行省事與此小異

復懼祐圖己遂誅祐并張祚殺

之大掠城中國用安率兵至徐執斬興遂以豐紳為元  
帥兼節度使主徐州伊都奔宿州節度使赫舍哩阿古  
不納與諸將駐城南城中鎮防千戶高拉格夜半開門  
納徐州總領王德全及妻弟高元格軍縛阿古父子殺

之請伊都主帥府事伊都不從曰吾為將帥久不能周防致失重鎮今方逃罪不暇豈有奪城池以降外方乎即日率官吏行至穀熟東遇元兵不屈而死

鈕祜祿經實不知其所始正大中累官亳州節度使九年游騎自鄧至亳鈔鹿邑鹿邑令高昂宵夜趨亳道出衛真呼縣令楚珩諭縣人以避遷之意遂同走亳是日軍至亳州州止有鎮安軍四百人皆紅襖餘黨變詐反覆提控楊春邢某都統戴興屯已六年悉籍丁壯為軍

修守具而元兵亦不暇攻經實擁降民北去五月縱還民收麥老幼得出丁壯悉留之民往往不肯留而遁數日城為之空經實遣將領招之并將領亦不返乃請于歸德得甲騎百餘既至鎮安疑其謀已乘夜掩殺之經實出走衛真楊春北降元石總管入州以春為總管戴興為同知留黨項軍千人戍之屬縣皆下惟城父令李用宜不降其妻子在毫春以為質竟不屈而死副提控邢某為人剛直循理時臥病聞春亂流涕不自禁春遣

人昇致之邢指春大罵春慙慙無言春欲殺經實家邢力勸止之且令給道路費逸之出城邢尋病卒天興二年元特默岱攻歸德春以戴興提精卒往與疲弱守城州人王賓反正春渡河北遁而崔富格為亂殺王賓朝廷不得已授富格節度使就其兵仗入蔡八月既而春復攻亳入據之宋人來攻春出降劉均者林慮人為亳州觀察判官春始誅經實納款元兵脅均同降均歸家取朝服服之謂妻子曰我起身刀筆佐大藩死亦足矣今

頭顱如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即仰藥死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二年進士外若曠達而深有謀畫為尚書省令史坐事罷歸天興元年正月亳州軍變楊春以州出降為變賓與前譙縣尉王進魏節亨呂鈞約軍民復其州楊春遂遁遣節亨詣歸德以聞哀宗嘉之授進節度使賓同知節度使節亨節度副使鈞觀察判官哀宗遷蔡賓奉迎於州北之高安帝與語大悅

恨用之晚擢行部尚書帝初至亳賓等適徵民負甲入  
蔡及會計忠孝軍家屬口糧留參知政事張天綱董之  
就遷有功將士時毫之糧儲不廣軍士怨賓吝惜及運  
甲之役復不欲行會天綱與賓等於樓上銓次立功等  
第鎮防軍崔富格王六十之徒譁譟而登拽賓及呂鈞  
往市中鈞且行且跪涕淚俱下賓岸然不懼大叫曰不  
過殺我乃殺之魏節亨王進等皆被害進嘗應經賓之  
募由間道入汴納奏賞賜皆不受又散家所有濟貧民

以死自勵一時甚稱之

鈕祜祿納紳由任子入官或曰策論進士天興間擢陳州防禦使陳自兵興軍民皆避遷他郡納紳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倉廩備器械未幾聚流亡數十萬口危困之民望而歸者指為東南生路哀宗走歸德改陳州為金興軍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是納紳立五都尉以將其兵時交戰無虛日州所屯軍十萬餘納紳減所給軍糧月一斛五斗者作一斛又作八斗又作

六斗將領則不給人心稍怨李順爾等因而有異志納  
紳知其謀常以兵自防及聞元兵往朱仙鎮市易納紳  
遣李順爾將兵襲項城寨令孫鎮撫召順爾議兵事孫  
至其家順爾已擐甲孫欲觀其刀順爾拔示之孫色動  
即出門奔去順爾追殺之乃上馬引兵入省說軍士曰  
行省剋減軍糧汝輩欲飽食則從我不欲則從行省於  
是省中軍士皆坐不起納紳聞變走後堂追殺之順爾  
令五都尉軍皆甲守街曲自稱行省遣赫舍哩正之送



款於汴崔立乃遣其弟倚就加順爾淮陽軍節度使行  
省如故未幾虎威都尉富察哈達盡殺順爾之徒舉城  
走蔡州元兵覺追及孫家林老幼數十萬少有脫者劉  
天起者起於匹夫汴京戒嚴上書假一職以自効天興  
元年授都招撫使召見乞往陳州運糧一時皆竊笑及  
至陳行軍殊有方畧出戰數有功陳人甚倚重之順爾  
之變天起偃蹇不從為所殺同時唐古招撫者亦不屈  
死

烏庫哩鎬本名噶老東北路招討司人由護衛起身累遷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二年哀宗在歸德富察官努國用安欲帝幸海州未決會鎬餽米四百餘斛至且請幸蔡帝意遂決車駕發歸德由毫入蔡以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初鎬守蔡門禁甚嚴男女樵采必以墨識其面人有以錢出者十取一分有半以贍軍帝至蔡或言其非便即弛其禁時從官近侍率皆窮乏悉取給於鎬鎬亦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於帝甚以尚食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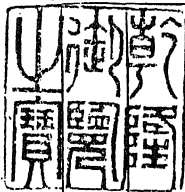
供為言帝怒召見特疎小羅索與舒穆魯玖珠有隙怨  
鎬為玖珠辨曲直厚誣鎬罪帝頗信之鎬憂憤鬱抑常  
稱疾在告右丞仲德每見帝必稱鎬功業宜令預參機  
務帝怒少解及參政穆延烏登行省息州鎬遂權參知  
政事九月元兵圍蔡鎬守南面忠孝軍元帥蔡巴爾副  
之按哀宗紀鎬守南面總帥元志副之蔡巴爾則西面副守也與此異今仍原文未幾城破被  
執殺之

張天綱字正卿霸州益津人至寧元年詞賦進士性寬

厚端直論議醇正累官監察御史以鯁直聞哀宗東幸  
扈從至歸德擢吏部侍郎屢言元帥官努反狀帝不聽  
官努果變遂擢權參知政事從遷蔡留亳州適軍變天  
綱以便宜授作亂者官州賴以安及入蔡轉御史中丞  
仍權參政扶溝縣招撫司知事劉昌祖上封事請大舉  
伐宋其畧云官軍在前饑民在後南踐江淮西入巴蜀  
頗合帝意命天綱面詰語無可取然重違帝命且恐塞  
言路奏以為尚書省委差官妖人烏庫哩先生自言能

使軍士服氣可不費糧帝頗然之天綱力言其妄遂止  
軍吏舒穆魯和爾自謂有奇計退敵出馬面具如獅子  
狀而惡別制青麻布為足尾因言元兵所恃者馬而已  
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如我軍進戰以馴騎百餘皆此狀  
繫大鈴於頸壯士乘之以突彼騎騎必驚逸我軍鼓譟  
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天綱言彼衆我寡此不足  
恃祇取敵人笑耳亦罷之蔡城破為宋將孟珙所得械  
至臨安宋主命知府薛瑄問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對

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奏  
其語宋主召問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  
之不中節爾何畏之有因祈死不聽有司令供狀必欲  
書金主名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天綱  
但書故主而已後不知所終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四十一

四十七至五十一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

卷四百四十七

列傳

元

穆呼哩

博羅

塔斯

蘇肯徹爾

納顏

博爾濟

伊實特穆爾

博勒呼

塔爾爾

穆呼哩札拉爾氏世居鄂諾水東父崆根果幹以戚田

故在太祖麾下從平默爾奇斯征奈曼部數立功後太  
曼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擒水際索馳殺之燔  
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斃五騎相顧駭愕崕根  
果幹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獲免有子  
五人穆呼哩其第三子也沉毅多智畧猿臂善射與博  
爾濟博羅罕齊拉亥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都爾本庫  
魯克猶華言四傑也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  
顧謂曰此中或遇寇當奈何對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

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穆呼哩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為誰曰穆呼哩也寇遂引去克呼王汗與奈曼部讐戰求援於太祖太祖遣穆呼哩及博爾濟等救之盡殺奈曼之衆於阿勒台之下既而王汗謀襲太祖其下巴爾台知之密告太祖太祖遣穆呼哩選精騎夜斫其營王汗走死諸部聞風款服歲丙寅太祖即皇帝位首命穆呼哩博爾濟為左右萬戶辛未從伐金薄宣德遂克德興壬申攻雲中九原諸部拔之從圍撫

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穆呼哩曰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陣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癸酉攻居庸闕壁堅不得入遣別將哲伯統兵趨紫荆口金兵潰遂拔涿州因分兵攻下益都濱棣諸城遂次霸州史天倪蕭伯特率衆來降並奏為萬戶甲戌從圍燕金主請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琮金朴以城降乙亥

按攻降北京續通鑑作甲戌年九月

事與本傳異

裨將蕭額森以計平定東京進攻北京金守將

伊木沁率衆二十萬逆戰敗之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其下殺伊木沁遂舉城降以烏頁爾權兵馬都元帥鎮之遣高德玉劉布斯格爾招諭興中府同知烏里布不從殺布斯格爾德玉走免未幾吏民殺烏里布舉城降錦州張鯨聚衆十餘萬殺節度使稱臨海郡王至是來降詔穆呼哩以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多果朗南征未附州郡穆呼哩密察鯨有反側意請以蕭額森監其軍至平州鯨謀遁去蕭額森執送行在誅之

按平定東  
京及監張

鯨軍事詳見舒穆魯額森傳  
此作蕭額森從其舊姓也

鯨弟致憤其兄被誅據錦

州叛畧平樂瑞利義懿廣寧等州穆呼哩率蒙古布哈等軍討之州郡多降進逼紅羅山主將杜秀降丙子致陷興中府進兵臨興中先遣烏頁爾等攻溜石山又遣蒙古布哈屯永德縣東候之致遣鯨子東平將兵援溜石蒙古布哈引兵趨之馳報穆呼哩夜半引兵疾馳遇於神水縣東夾擊之斬東平及士卒萬餘級拔開義縣進圍錦州致遣張太平高益出戰又敗之圍守月餘高

益縛致出降伏誅廣寧劉琰懿州田和尚降穆呼哩曰  
此叛寇存之無以懲後除工匠優伶外悉屠之拔蘇復  
海三州斬完顏重嘉努咸平宣撫富森等率衆十餘萬  
遁入海島丁丑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  
券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鴻吉哩伊奇喇斯烏嚕古  
莽果等十軍及烏頁爾契丹蕃漢等軍並屬麾下乃建  
行省於雲燕以圖中原遂自燕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  
拔之冬破大名府遂東定益都淄登萊濰密等州戊寅

攻太原忻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陽金守臣  
棄城遁以前鋒托卜安扎爾統蒙古軍鎮之己卯以蕭  
特穆爾等出雲朔攻降岢嵐火山軍以誥里濟達為元  
帥達嚕噶齊攻拔吉陽州擊絳州克之庚辰復由燕徇  
趙至滿城武仙舉真定來降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史  
天倪進言曰中原粗定所過猶縱兵抄掠非王者弔民  
意也穆呼哩曰善下令禁無剽掠軍中肅然吏民大悅  
兵至滏陽金邢州節度使武貴迎降進攻天平寨破之



遣蒙古布哈分兵畧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嚴實籍  
所隸各州戶三十萬諸軍門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  
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穆呼哩以輕兵五百擊走之  
遂會大軍薄黃陵岡大敗之進攻楚丘拔之攻下單州  
圍東平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戒之曰東平糧盡必棄  
城走汝伺其去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留蘇魯克圖  
以蒙古軍三千屯守之辛巳東平糧盡金行省孟古奔  
汴蘇魯克圖邀擊之斬七千餘級孟古引數百騎遁去

實入城撫其民先是郡王岱遜攻洺不下至是遣石天應拔之還軍野狐嶺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京東安撫使張琳皆來降鄭遵亦以東鄉舊縣降復由雲中歷太和寨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兵馬都元帥進取綏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顏哈達出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布哈請以伏兵取勝從之夜半大兵銜枚齊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進兵望見金兵即棄鼓旗走金兵追之伏發鼓

聲震天地萬矢齊下金兵大敗哈達走保延安圍之旬月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北京權帥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穆呼哩欲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遂降坊州大饗士卒聞金復取隰州以希禪為經畧使於是復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留和卓統蒙古軍鎮吉隰間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壬午秋令蒙古布哈引兵出秦隴以張聲勢大兵道雲中攻下孟州四蹄寨遷其民於州拔晉陽義和寨進克三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人

於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作拒守裨將富察

鼎珠監軍王和

按金史胡天作傳云知府事珠格和色哩總領提控王和人名官名均異本傳

開壁降遷天作於平陽冬十月過晉至絳拔榮州胡瓶

堡所至望風歸附河中久為金有至是復來歸穆呼哩

召石天應謂曰蒲為河東要害我擇守者非君不可乃

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平陽李守忠太

原攸哈刺巴圖隰州田雄並受節制命天應造浮橋以

濟歸師乃渡河拔同州下蒲城徑趨長安金京兆行省

完顏哈達擁兵二十萬固守不下乃分麾下烏爾古納  
台哈布哈兵六千屯守之遣阿齊將兵三千斷潼關遂  
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  
遼西遼東山東河北不勞餘力前攻東平延安今攻鳳  
翔皆不下豈吾命將盡耶乃駐兵渭水南遣蒙古布哈  
南越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時金將侯小叔按續通鑑  
云金元帥  
都監侯小叔取河中殺蒙古石天應元史於本傳作中  
條山賊侯七於安扎爾傳則稱金侯將軍今並依續通  
鑑改  
正聚衆十餘萬伺大兵既西謀襲河中石天應戰死

城陷賊燒燬廬舍殺掠人民還走中條先鋒元帥鄂齊爾邀擊敗之斬數萬級侯小叔復遁去穆呼哩以天應子烏格襲領其衆癸未春師還浮梁未成顧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渡河還聞喜縣疾篤召其弟岱遜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無復遺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卒至治元年詔封崆峒果幹魯國王諡忠宣穆呼哩魯國王諡忠武子博囉嗣博囉沉毅魁傑寬厚受人通諸國語善騎射年二十七

入朝行在所時太祖在西域夏國主李王陰結外援蓄  
異圖密詔博囉討之甲申秋攻銀州克之斬首數萬俘  
監府塔爾海命都元帥蒙古布哈將兵守其要害而還  
乙酉春復朝行在所同知真定府事武仙叛殺都元帥  
史天倪脅居民遁於雙門寨仙弟質於軍中挈家逃歸  
遣蹇罕追及於紫金關斬之命天倪弟天澤代領帥府  
事丙戌夏詔封功臣戶口為食邑曰十投下博囉居其  
首宋將李全陷益都執元帥張琳送楚州博囉引兵入

齊先遣李喜孫招諭全全欲降部將田世榮等不從殺

喜孫丁亥春全突圍欲走邀擊敗之四月城中食盡全

降

按李全之降太祖紀作丙戌十二月續綱目作丁亥五月此云丁亥四月紀年互異

詔博囉便

宜處之乃以全為山東淮南楚州行省鄭衍德田世榮

副之郡縣聞風款附山東悉平時滕州尚為金守諸將

或言炎暑未可進攻博囉不聽促進兵金兵出戰敗之

老幼開門出降以州屬石天祿俾先鋒元帥蕭龜爾台

統蒙古軍屯濟克庫庫布哈以兵三千屯灘沂莒以備



宋千戶阿里統大軍駐河北備金九月師還至燕聞太祖崩趨赴北庭哀毀邁疾戊子夏卒至治元年詔封魯

國王諡忠定子七人長塔斯次蘇肯徹爾次巴圖爾

按元

明善撰東平忠憲王碑以巴圖爾為塔斯第二子與此互異

次拜納次額默根次額

布根次阿爾齊遜

塔斯一名扎拉古年十八襲爵遂至雲中庚寅秋叛將

武仙圍潞州太宗命塔斯救之仙聞之退軍十餘里金

將伊喇布哈來襲我師與戰不利退守沁南賊還攻潞

州城陷主將任存死之冬十月帝親征遣萬戶揚珠濟達與塔斯復取潞州仙夜遁邀擊之斬首七千餘級以任存侄代領其衆帝攻鳳翔命塔斯守潼關以備金兵河中自石天應死復為金有辛卯帝親攻拔之金元帥完顏和拉遁塔斯追斬之壬辰春睿宗與金兵相拒於汝漢間帝命塔斯與親王阿齊台昆布哈合軍先進以為聲援至三峯山塔斯冒矢石先挫其鋒諸軍繼進大敗金兵擒唃唌布哈完顏哈達單騎走釣州追斬之遂

拔鈞州三月帝北還詔塔斯與呼圖克統兵畧定河南諸郡皆降惟汴京歸德蔡州未下塔斯請分攻汴城帝命卜之不利乃止癸巳秋從定宗於潛邸東征擒金咸平宣撫完顏萬努於遼東甲午秋朝行在所時諸王大會帝顧塔斯曰先皇帝肇開大業垂四十年諸國皆已臣附惟東南一隅尚阻聲教朕欲躬行天討卿等以為何如羣臣未對塔斯曰臣家累世受恩願仗天威掃清淮浙何勞大駕親臨不測之地哉帝悅命與王子庫春

總軍南征乙未冬拔棗陽庫春別徇襄鄧塔斯引兵攻  
郢郢壁堅不能下俘生口數萬而還丙申冬復出鄧州  
遂至蘄黃蘄州遣使犒師乃捨之遂進拔符鎮六安縣  
焦家寨丁酉秋由八柳渡河入汴京守臣劉甫置酒大  
慶殿塔斯曰此故金主所居我人臣不可處此遂宴於  
甫家復與昆布哈攻光州主將黃舜卿降昆布哈別畧  
黃州塔斯攻大蘇山斬首數千級戊戌春至安慶府官  
民皆遁至北峽閩宋汪統制率兵三千降遷之尉氏已

亥春卒子蘇都爾幼弟蘇肯徹爾襲蘇都爾既長詔別  
賜民三千戶為食邑得建國王旗幟置官屬如列侯故  
事蘇都爾卒子呼圖克華襲呼圖克華卒子呼圖克特  
穆爾襲呼圖克特穆爾卒子寶格襲寶格卒子道通襲  
蘇肯徹爾性嚴厲賞罰明信人莫敢犯與兄塔斯從太  
宗攻鳳翔有功將兵抵潼關與金人戰屢捷既滅金皇  
子庫春攻宋棗陽入郢蘇肯徹爾皆與焉歲己亥蘇肯  
徹肯襲爵即上京之西阿爾察圖置營總中都行省蒙

古漢軍凡他行省監鎮事必先白之而後上聞帝嘗遣使至見其威容凜然紀綱整肅還朝以告帝曰真穆呼哩家兒也他國使有至者每見皆倉皇失次左右或諫曰諸王百司既莫敢越而復示之以威使人怖畏盍少加寬恕以待之蘇肯徹爾曰爾言誠是然時有不同寬猛各有所宜施天下初附民心未安萬一守者自縱事變忽起悔之晚矣尋卒延祐三年追封東平郡王諡忠宣子四人曰和爾齊襲王爵曰納顏曰姜衛曰薩滿姜

衛自有傳

納顏性謙和好學以賢能稱蘇肯徹爾既薨憲宗擇於諸子命納顏襲爵納顏力辭曰臣有兄和爾齊當襲帝曰朕知之然柔弱不能勝和爾齊亦固讓納顏力辭不得命乃曰王爵必不敢受願代兄行軍國之事於是和爾齊襲為國王事無巨細必與納顏謀議剖決精當無所壅滯世祖在潛藩常與論事謂左右曰納顏後必可大用因號之曰薛禪猶革言大賢也納顏雖居顯要而

小心謹畏每誨羣從子弟勿驕惰以墮先業及病卒世祖為之悲悼至正八年贈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子二人曰碩德曰巴延徹爾碩德通敏有幹才世祖即位入宿衛典朝儀後同知通政院事嘗言遼東溫綽齊喇敏二種民數為寇宜遣近臣諭之帝方難其人僉曰惟碩德元勲世胄可使帝然之以問碩德碩德請行至則集諸萬戶陳兵衝要詰其渠魁誅之脅從者皆降帝大悅賞賚有差後從征



納顏及使西域屢建殊勲卒諡忠敏追封魯郡公

巴圖爾從世祖征伐為先鋒元帥累立戰功世祖在潛邸從容語巴圖爾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大主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己未秋命巴圖爾率諸軍由蔡南伐宋且移檄諭宋沿邊諸將遂與世祖兵合而南五戰皆捷遂渡大江傳于鄂會憲宗崩于蜀額呼布格搆亂

和林世祖北還留巴爾圖總軍務以待命世祖至開平  
即位還定都於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巴圖爾之力  
也師還中統二年卒于軍大德八年追贈東平王諡武  
靖夫人特穆爾昭睿順聖皇后同母姊也子四人長安  
圖次定通次巴爾和坦他姬子曰和通襲國王安圖別  
有傳

托克托父薩滿幼穎異自襁褓時世祖撫之若子及長  
常侍左右帝有意大任之會以疾卒不果年僅一十有

七托克托幼既失怙其母博羅罕篤意教之稍長直宿衛世祖復親誨導既冠喜與儒士語每聞一善言善行終身不忘至元二十四年從征納顏帝駐蹕於山巔托克托擐甲率家奴數十人疾馳擊之衆皆披靡帝復見嗟賞顧謂近臣曰薩滿可謂有子矣由是深加器重得預聞機密之事其後哈坦復為亂成宗時在潛邸督師往征之托克托引衆率先躍馬蹙之其衆大潰托克托馬陷於淖泥中哈坦兵復進挑戰托克托弟阿喇丹奮

戈衝擊遂大敗之成宗即位寵顧尤篤常侍禁闥出入

惟謹拜上都留守政令嚴肅克修其職大德三年

原文脫大

德二字令  
據紀增

擢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朱清張

瑄以海運之故致位叅知政事恃其勢位多行不法恐

事覺以金珠賂托克托求蔽其罪托克托大怒繫之有

司遣使者以聞帝喜益寵賚之有豪民白晝殺人托克

托立命有司按法誅之自是豪猾屏息民賴以安十一

年卒於位子多爾濟別有傳

博爾濟阿爾拉氏始祖勃端察爾以才武雄朔方父諾海阿爾斯蘭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境敦睦隣好博爾濟善戰知兵事太祖於潛邸征伐四出無往不從時諸部未寧博爾濟每警夜寓直於內語及政要或至達旦初伊勒錦部卒盜牧馬博爾濟追之時年十三知衆寡不敵乃出奇從旁夾擊之盜捨所掠去及戰於和濟格爾兩軍相接下令殊死戰跬步勿退博爾濟繫馬於腰蹠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太祖嘉其勇膽又常潰圍於奇

味太祖失馬博爾濟擁帝累騎而馳頓止中野會天雨雪與穆呼哩張龜裘以禦帝足蹟不移及旦雪深數尺遂免於難然爾奇斯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帝已還卧憩車中聞博爾濟至曰此贊我也丙寅歲太祖即位遂以博爾濟及穆呼哩為左右萬戶各以其屬翊衛位在諸將上皇子察罕台出鎮西域有旨從博爾濟受教博爾濟教以人生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太祖謂皇子曰朕之授汝亦

不踰是未幾賜廣平路萬七千餘戶為分地以老病卒  
大德五年追封廣平王諡武忠博羅台襲爵萬戶追封  
廣平王諡忠定孫伊實特穆爾

伊實特穆爾世祖時嘗寵以不名賜號伊嚕勒諾延弱  
冠襲爵統阿勒台部衆世祖聞其賢驛召赴闕時重太  
官內膳之選特命領其事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江  
南既定益封功臣後遂賜泉州清湘縣戶為分地其在  
中臺務振宏綱弗親細故興利之臣欲援金舊制併憲

司入漕府當政者又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檢底伊  
實特穆爾曰風憲所以戢奸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  
乃沮遇事廷辯吐辭鯁直世祖每為之霽威二十四年  
世祖征納顏至半道伊實特穆爾已退敵數旬之間三  
戰三捷獲納顏以獻世祖還留伊實穆特爾勦其餘黨  
乃執酋錦嘉努以獻戮其同惡數人於軍前明年納顏  
之遺孽哈坦多羅干復叛再命出師兩與之遇皆敗之  
乃過黑龍江擣其巢穴殺戮殆盡哈坦多羅干莫知所



終夷其城撫其民而還詔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申命  
禦邊杭海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王  
帥臣咸稟命焉三十年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伊實特  
穆爾輔行請授皇孫以儲闡舊璽詔從之三十一年世  
祖崩皇孫南還宗室諸王子會于上都定策之際伊實  
特穆爾起謂晉王噶瑪拉曰宮車晏駕已踰三月神器  
不可久虛疇昔儲闡符璽既有所歸王為宗盟之長奚  
俟而不言噶瑪拉遽曰皇孫踐阼願北面而事之於是

宗親大臣合辭勸進伊實特穆爾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皇孫即位進秩太師還鎮北邊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兩宮賜宴如家人禮以疾卒大德五年追封廣平王諡貞憲子三人穆哩庫仍襲爵為萬戶次托里次托克托呼為御史大夫

博勒呼學順氏從太祖起朔方直宿衛為和爾齊和爾齊者佩橐鞬侍左右者也太祖平諸國宣力為多與穆呼哩等以功稱四傑身百餘戰竟歿於敵是時官制簡

古止為第一千戶後封於淇州又食沅州贈太師追封

淇陽王

按忠武王伊徹察喇碑文云太祖佐命元勳曰穆呼哩曰博爾濟博勒呼朝廷議功選德必首

三家元史叙三傳於諸臣之首而本傳最畧其事散見于從孫塔齊爾傳中今採輯補正子托歡襲

職從憲宗四征不庭有拓地功子實勒們鎮徼外從征

六詔等城亦歿于兵子伊徹察喇性仁厚勤儉事母以

孝聞世祖雅聞其賢且閔其父之死年十六召見喜曰

實勒們有子矣即命領四集賽太官至元十七年長一

集賽明年詔為宣徽使二十六年帝討海都

原文作叛者今據續

通鑑  
改

于杭愛衆皆陣伊徹察喇請與安圖巴延伊魯勒

戰不許二十七年僧格既立尚書省殺異已者籍天下

口以刑爵為貨紀綱大紊尚書平章政事伊蘇岱爾太

官屬也潛以其事白伊徹察爾請奏劾之僧格伏誅

按續

通鑑至元二十八年學士趙孟頫勸奉御徹爾奏僧格  
罪惡徹爾乘間入言之僧格由是伏罪紀年紀事均異

本傳  
帝擇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諸蠻南接交趾島夷延袤

數千里其間土沃人稠畬丁溪子善驚好鬪思得賢方

伯往撫安之伊徹察喇舉哈喇哈斯達爾罕以為行省

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洽于海外入為丞相天下  
稱賢世以伊徹察喇為知人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  
渠西道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帝亟欲其成敕  
四集賽人及諸府人專其役刻日使畢工伊徹察喇率  
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趨者雲集依刻而渠成賜名曰  
通惠河公私便之成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  
軍國重事樞密宣徽使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  
叛王海都都勒幹據之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為寇

嘗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  
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不嚴命伊徹察喇副晉王以督  
之是年海都都勒幹入寇大軍分為五隊伊徹察喇將  
其一鋒既交伊徹察喇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  
五軍合擊大敗之海都都勒幹遁去

按續通鑑云海都  
與都爾幹諸部大

舉入寇哈尚躬督五軍合擊破之阿實  
克射都勒幹中膝號哭遁去與此互異厥後都勒幹請

臣附時武帝亦在軍中伊徹察喇遣使詣武宗諸王將  
帥議曰都勒幹請降為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

閱月必失事機宜遣使許其臣附衆議皆以為允既遣  
始以事聞帝曰伊徹察喇深識機宜既而瑪古哈喇復  
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十年冬叛王穆爾特穆爾等屯  
于金山武宗帥師潛踰金山伊徹察喇以諸軍繼往穆  
爾特穆爾乃降徹伯爾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  
衆至是掩取其部人凡兩部十餘萬口至大元年伊徹  
察喇遣使奏曰諸王托和木本懷攜貳而徹伯爾游兵  
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倘合謀致死則為國患臣以為昔

都勒幹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庫春使不我異又諸部降人宜處之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成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奏入帝曰是謀甚善卿宜移軍阿達哈賽音薩哈地伊徹察喇既移軍徹伯爾托和木果欲奔庫春不見納遂相率來降於是北邊始寧詔為和琳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相依前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四年入朝帝宴于大明殿眷禮優渥尋以疾薨于第諡忠武



塔齊爾一名布展居官山博勒呼從孫也驍勇善戰幼直宿衛太祖平燕睿宗監國聞燕京盜賊恣意殘殺乃遣塔齊爾耶律楚材窮治其黨盜屏迹太宗伐金塔齊爾從師授行省兵馬都元帥分宿衛與諸王軍士俾統之下河東諸州郡濟河破潼關取陝洛辛卯從圍河中府拔之壬辰從渡白坡時睿宗已自西和州入興元由武關出唐鄧太宗遣使約期會兵合進與金人戰于三峯山大破之詔塔齊爾等進圍汴城金主以兄子曹王

額爾克為質太宗與睿宗還河北塔齊爾復與金人戰于南薰門癸巳金主遷蔡州塔齊爾復帥師圍蔡甲午滅金遂留鎮撫中原分兵屯大河之上以遏宋兵丙申破宋光憲諸州詔以息州軍民一千戶賜之戊戌卒子必里克台襲父職總管四萬戶蒙古漢軍攻宋兩淮悉定邊地戊午會師圍宋襄陽逼樊城力戰死之次曰都木達至元七年襲蒙古軍萬戶八年再攻襄陽圍樊城進戰鄂岳漢陽江陵歸峽諸州皆有功十二年受詔為

隆興出征都元帥盡平江西十一城又徇嶺南廣東宋  
亡還師卒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七